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52
2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五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早上十一时开会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今天在我们讨论安全理事会的临时议程的问题的实质之前，我要向我上一任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吕德贝克大使致敬；他精通外交，在十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任务很艰巨，因为他要带领安全理事会解决在西部撒哈拉消除殖民秩序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任务是复杂而重大的。

我确信，各理事国都会同意，吕德贝克大使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公正的解答。我希望各理事国和十一月份的主席的合作，也会象十月份时与吕德贝克大使合作时一样地有效和富有成果，也希望安全理事会会完成联合国宪章所施加给它的任务和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 (a)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377(1975)号决议提出的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的报告 (S/11863)
- (b)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
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64)

主席：按照理事会第一八四九次会议的决定，并且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西班牙、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有关西部撒哈拉局势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西班牙代表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各理事国可以回忆起，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八五〇次会议，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通过了关于西部撒哈拉局势的第 377(197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秘书长同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立即进行协商，并尽快将协商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以便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处理西部撒哈拉目前的局势。

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要求，秘书长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委托给他的任务。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他和有关的及关心的四个国家（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和外交部长进行了协商——这些都在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递交的关于西部撒哈拉局势的报告 (S/11863) 中有详尽的描述。

我想提请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注意这报告的第 20 段，这段强调“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因此，秘书长认为“最重要的事便是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

紧张的行动”。

我还要提请各理事国注意在本次会议通过的议程中，提到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S/11864)。

昨天，在秘书长的有关他与各有关和关心的各方进行协商的结果的报告发表后，各理事国进行了积极的协商；秘书长也一起参加。协商后编制了一份决议草案载在第S/11865号文件内，递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审议。根据各理事国的协议，并按照处理理事会会议的惯例我现在向各理事国提出下列处理工作的程序：

我们先要对载在S/1186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作一决定。然后我们进行讨论，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将第一个发言。在这以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都可以就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项目的实质和我们必须马上决定的决议草案发表意见。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我提议的处理安全理事会的事务的办法得到通过。这项程序通过了。

我已经告诉理事会，就在今天晚上，十一月二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协商会议中起草了一个决议(S/11865号文件)。在协商会议中又同意理事会主席要在今天理事会的会议中正式提出决议草案。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

决议草案是按照一致意见的原则同意的。就在今天早晨，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表示希望决议草案也能以一致意见通过。假如没有人反对的话，我们就照此进行。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宣布通过S/1186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为理事会的正式决议，第379(1975)号决议。

现在请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请让我讲几句话。理事会面前有一份报告其内容就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77(1975)号决议委托给我的任务而进行协商的结果。在这份报告中我强调了形势的迫切，指出该地区的局势依然很严重。昨天，我与各理事会理事国进

行非正式的协商时，有机会报告理事会，那些在我的报告中没有详细描述若干方面的形势。因此各理事国现在是完全可以估量局势的。

理事会刚刚通过的决议，促请有关和关心的所有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该决议还进一步请我继续积极同各方进行协商。我要向理事会保证，我将会继续尽力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贡献。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西班牙代表团再度出席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西部撒哈拉的局势，首先要向卸任的主席，瑞典大使吕德贝克致谢，因为他在主席任内为协商这一项问题所作的努力和所表现的干练。协商的成果便是通过十月二十二日第 377(1975)号决议。

同时，我也要表示我们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相信在苏联大使马立克熟练的领导下，就象他在这安全理事会很多场合所表现的一样，我们会很快找到解决现有的严重的西部撒哈拉危机的办法。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皮尼斯先生在十月二十二日给安全理事会的声明中说，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其任务的规定将采取的步骤，主要的基本上的目的在于恢复在摩洛哥国王宣布开始向西部撒哈拉进军以前的正常状态。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接下去说：

“如果我们不设法消除紧张局势，便不可把还个局势所产生的后果推在管理国的身上。因此，必需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联合国各成员国根据宪章所委托给它的职责。”（第 1850 次会议，英文第 56 页）

很不幸地，这种忧虑完全成为事实。摩洛哥政府拒绝听从安全理事会第 377(1975)号决议的呼吁，拒绝在联合国秘书长受委托进行协商期间采取抑制和节制的态度，坚持按照原计划向西部撒哈拉进军。当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第 1 段重申不准对此事作任何片面行为，这就肯定了西班牙一开始就痛斥造成该地域紧张局势的主要因素的现实情况。在十月二十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 1849 次会议上，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把有关进军撒哈拉的西班牙政府的立场陈述如下：

“摩洛哥国王所宣布的进军撒哈拉构成了一种武力行动，这是摩洛哥人民和其当局策划推进的。他们就是要破坏撒哈拉的领土完整，和侵犯国际公认的边界。确实发动这种策划的进军将构成一种非法的国际行为，并与宪章的原则及宗旨和大会有关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的各项决议不相容。”（第1849次会议，英文第3页）

摩洛哥政府在联合国外面所采取的这个政策仍然是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一政策在非殖民化这方面构成对国际法治的一种不能接受的挑战，也是一种国际磨擦的明显的原因，这种磨擦已经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因此，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行动，使各方了解摩洛哥政府这种态度是不能当作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的。既然这样，理事会第377(1975)号决议委托联合国秘书长承担的任务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刚才通过的决议又加强了这项任务。

因此，本代表团代表西班牙政府公开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对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所作的努力。我们再度向他表示，西班牙政府将全力支持秘书长在联合国为帮助达到这个目的所提出的任何有带头作用的建议。

这里有一点，我相信我们应该斩钉截铁地搞清楚，以免误解西班牙对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所持的立场。在十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第1849次会议时，就程序上来说，西班牙的立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在职权范围上应该划分清楚。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所赋予它的权力和职责，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只要考虑到西部撒哈拉的局势是摩洛哥政府决定闯进这地区而造成的，结果扰乱了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这一事实，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构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没有比这更符合它的职权了。

依西班牙代表团看，安全理事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并不侵犯第3292(XXIX)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大会采取必要措施加速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的权力。

所以这并不是对摩洛哥政府的决定引起严重局势同和平非殖民化该地区的实质问题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关系加以否认的问题，而是眼前具体说明联合国各组

织按照宪章处理这一事件的行动范围的问题。

在西班牙代表团看来，鉴于局势的复杂，没有人能反对安全理事会、秘书长、联合国大会同时在联合国范围内为加速非殖民化撒哈拉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总而言之，我国代表团认为西班牙的立场可以总结为下面几点。第一，阻止摩洛哥政府所宣布向撒哈拉的进军，是寻求和平解决撒哈拉非殖民化这个问题的必要条件。第二，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想象在联合国以外，或者在违反联合国大会以撒哈拉人民民族自决权利为基础的各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对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可以达成和平的解决。第三，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77(1975)号决议，为谋和平解决由摩洛哥政府策划侵犯撒哈拉而引起的国际磨擦，在马德里西班牙政府曾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有过接触，有过会谈。这些会谈未能达到原定的目的。鉴于问题的复杂和该地区局势的严重，从联合国秘书长提送理事会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为了立即在撒哈拉地区按照上述方针达成迅速的非殖民化，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阻止摩洛哥政府宣布定于十一月四日星期二的进军，联合国秘书长按照他的报告的结论和新决议通过的办法，与有关和关切的各方面继续接触，同时联合国大会——就是指第四委员会——加速考虑实质问题。这样才能依照视察团的报告和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对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作出最后紧急的决定。

万一摩洛哥政府漠视安全理事会中所表示的意见，漠视新通过的决议，仍不停止进军，企图侵犯西部撒哈拉边界，该地区的局势由于不可避免的反应将会异常严重。如果新的决议仍不能解决西班牙政府在理事会第一八四五次会议上所遣责的那种威胁，又如果由于事件的发生，无法在联合国范围内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那么西班牙政府顾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作为一个管理国有保卫领土和领土完整以及保护领土人民不受欺凌的种种责任，要提出声明：如果摩洛哥国王所宣布的进军确实实现，西班牙政府将被迫使用一切办法来对付，包括使用武力在内。

今天黎明，我国代表团获知昨天安理会理事国在非正式协议时所草拟的决议草案。参照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并鉴于该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既然摩洛哥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暂停进军西部撒哈拉的措施，西班牙代表团，受本国政府指示，请

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因西班牙政府要强调局势的恶化并表明其立场。

本代表团也请求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执行它的任务，寻求和平解决该地区严重局势的途径。

安全理事会，经过理事国间非正式协议，决定在本代表团有机会在公开会议上表示意见以前通过了本草案。

本代表团宁愿在安理会作出决定以前有发言机会，但是我现在仍希望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程序上的问题根本就不重要，只要我们能达成消除造成紧张局势的因素这一基本目的，这一因素促使该地区局势加剧恶化，无法就撒哈拉非殖民化这项实质问题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因此，鉴于前面所说的种种考虑，西班牙代表团认为摩洛哥政府同意安全理事会在决议草案第1段内的要求，暂停向撒哈拉进军，这是最紧要的。既然这个进军是造成这个地区目前紧张局势的基本原因，如能暂停必然能在有关及关心的各方面之间建立一种谅解和对话的气氛。同时也能建立一个扎实的基础使联合国秘书长能按照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任务，进行协商和采取行动，达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期待的结果。

西班牙，作为该领土的管理国，作为根据《宪章》负有保卫该地区责任的国家，准备继续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他在履行这项任务时所需的一切合作与支持。在联合国的范畴内，在尊重联合国大会对该地区所作的各有关决议的情况下，我们并准备接受有关及关心的各方都能接受的任何解决方法。

赖亚力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在十月二十二日审议西撒哈拉问题的安理会上，已经阐明了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简单地说，我们历来坚决主张西班牙应结束它对西撒哈拉的殖民统治。同时，鉴于围绕着西撒哈拉问题所出现的若干复杂因素和现实情况，我们衷心希望，有关非洲国家能同西撒哈拉人民一道，以团结反殖反帝的大局为重，通过友好协商，合理解决这一地区存在的问题，以便维护有关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复杂化。同时，我

们还认为应特别警惕和防止超级大国借机进行插手干预。

本着以上精神，中国代表团支持第 S/11865 号决议。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首先要向昨天开始的本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祝贺。主席先生，你担任这个职务的头一天，安理会就这样积极地展开工作，这就看得出你的高度责任感，证实你在安理会主席权限内的事务上的经验有多么深广丰富。我国代表团对你的伟大外交才能表示赞扬，同时要表示愿意和你充分合作，来成功地完成你本月所担负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也要借此机会，赞扬和祝贺你的前任，瑞典的吕德贝尓克大使，他在安理会主席任内做了重要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极其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在 S/11863 号文件内的报告。该报告内所制订的重要准绳使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能正确地衡量这个危机。秘书长的报告和他非正式磋商时口头告诉安理会理事国的其他部分，大家都欣然获悉了。我要向秘书长祝贺他的配合形势的行动。

对我们所讨论的各项议题，我国代表团要表示如下的意见。

对于刚才通过的草案，我国代表团所赞同的意见和安理会一直进行到今晨黎明的非正式磋商中所达成的安理会的共同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国代表团相信，关于导致如此意见分歧的如此微妙的议题，没有人能说他认为应该重视的论点就一定会完全列在决议内。这项共同意见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达成的，应该特别重视一个事实，就是安理会已经赶上形势，迅速迫切地作出反应。有一个事实也许比决议本身更加重要，就是安理会能够采取迅速及时的行动。它拒绝考虑把这么极为严重的局势推迟审议的任何提议，这就清楚地表示安理会的关切，也表示它很极其重视自己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责任。

安理会理事国在面临需要它们迫切注意的一触即发的形势时最后达成共同意见，我国代表团不愿破坏这个共同意见，所以对于决议确可以包含其他要素对西部撒哈拉的危机情况作更坦率的阐释这一事实，并没有坚持。

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已经在非正式磋商里清楚地表示过了，我们相信简单地再提一提我们认为应该加以考虑的那些部分，不会显得多此一举。我仍然相信如果在当前审议这件事情的阶段避免提到这些部分，并不就表示如果情况不改善，安理会就不应该把这些部分考虑在内。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导致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首先是摩洛哥的哈桑二世陛下的宣告，说要进行一次 35 万人的进军并宣告以后的行动，以期接受西部撒哈拉的领土。作为管理国的西班牙要求举行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会议于十月二十二日举行，在会上安理会通过了第 377(1975)号决议，其基本要点是请秘书长与各有关和关切的各方进行磋商。从这次安理会会议以来，我国代表团说过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清楚指出危机的真正原因，我国代表团并已提出另外一个决议草案，清楚地提到造成这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的真正原因。为了要把这个立场与其他意见协调，安理会宁愿通过一个决议，以便有可能通过秘书长首先和各方面接触，使他们能够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危机形势。秘书长在履行第 377(1975)号决议所规定的任务时，已经明智地、妥当地进行了磋商和谈判，并已在 S/11863 号文件里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在我们审议该问题当时的那个新阶段里，我国代表团再度强调，新决议不应该避免直接提到摩洛哥政府和它正在采取的继续造成磨擦的行动。但是安理会又一次不愿具体提到该政府以及造成危机的原因。难怪尽管安理会到目前为止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因为它闪烁其词，就难免令人觉得安理会无法在危机的真正原因上取得相同的意见。同样，也不能否认这个决议获得通过的原因，是由于安理会知道有一些别的发展。

应该清楚地说明，安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所根据的是秘书长的报告，也是依照第 37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的规定确是安理会应该采取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要清楚地说明这点，因为大家不应该错误地认为这是安理会的一个新行动——这当然是我国政府所要坚决说明的一点，我国政府对事情是有它自己的解释的——不要认为造成这个行动的原因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宣布准备用一切可用的方法来

保卫西部撒哈拉的领土完整，包括使用武力在内。

真理是必须说明的，我国代表团并没有因西班牙的宣布而感到惊奇，因为根据联合国的委任统治，该国在西属撒哈拉方面确负有责任。西班牙，或者该领土的任何其他管理国，既然按照大会的委任统治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就理所当然应负有一些明确的责任，其中之一——这是没有人会引以为奇的——就是保护该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我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对于西部撒哈拉的领土完整真的没有侵犯的威胁吗？所以一个管理国在按照委任统治所承担的义务范围之内确有这种职权；因此西班牙表示决定要维持和确保西部撒哈拉的领土完整。

不管是对谁，不管是他可能误解，或者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想我上面说的话已经足够了。

我国代表团也相信现在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在刚才通过的决议范围内，特别是在序言部分第2段内，明确地提到已经依照大会第3292(XXIX)号决议，继续进行非殖民化程序，这一点除了正确的含义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含义就是说，安理会仅仅是在审议因一个国家单方面行动所造成的一种危机，不过非殖民化过程必须按照大会所决定的速度继续和进行。如果想把西部撒哈拉问题的实质和我们希望不会持久的当前危机混为一谈，是对于刚才通过的决议的一个错误失当的解释。我们相信，西部撒哈拉问题应通过自决而获得解决。

斋藤镇男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日本代表团首先要祝贺你荣任理事会十一月份的主席。正如昨天举行的非正式协商所显示，理事会在你干练的引导下，已经受益不浅。我深信，理事会在你主持下，一定会有效地和有建设性地履行它的任务。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瑞典的吕德贝克大使致敬，他在十月份为理事会的服务，是卓越的、有效果的。

我国代表团参加了理事会一致通过S/1186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对理事会再度迅速而一致地完成它的任务，以应付西部撒哈拉地区的严重局势，感到非常满意。鉴于形势，理事会今天的行动是恰当的、配合时势的。

我国代表团审议了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局势的第377(1975)号决议规定所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简短，但是却是全面的。它包括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理事会可以考虑须要采取什么适当的进一步的措施来处理该地区目前的局势。我们非常感谢秘书长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便执行了安理会的决议。他和四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报告，使理事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些政府对西部撒哈拉问题的立场。

因此经过他的访问理事会得到了有用的资料；理事会就是根据这些资料才能采取这个行动。

我国代表团要指出，我们对秘书长的工作感到满意，不仅是由于他表达理事会对局势的关注所用的方式，而且是由于他的建设性的处理方法和迅速促成一切可能的措施的种种活动，为这个有爆炸性的局势找寻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18和19段指出，他仍然继续和有关和关心的各方进行协商，希望它们最后会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理事会请秘书长继续并加强同这些政府进行协商的决议。

秘书长已访问过西部撒哈拉，但是这个地区的局势仍然严重。我们对于这个可能会更形紧张的局势依然感到不安。理事会第377(1975)号决议向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呼吁，请他们尽量约束和节制，与秘书长作良好的合作，使他能完成任务。我国代表团见到那些政府能充分与秘书长合作，使他能执行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任务，感到很满意。我热切的希望他将会继续得到同样的合作。

最后，鉴于该地区如此的局势，我国代表团诚恳地希望有关各方注意第377(1975)号决议和刚刚通过的决议，自我控制，在未得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前，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请让我对你迅速执行理事会主席的任务和在这个危机时期很快地作出行动表示感谢。这个月看来本团体将会是很忙

碌，理事会在这个月里将要借重你的丰富的经验。我也要对你的前任，瑞典的吕德贝克大使在上一个月内处理理事会的事务表现卓越表示感谢。

关于争论中的问题，我要对秘书长处理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方法和他为了寻求一个协议所显示出的努力和忠于职守的精神表示钦佩。

我国政府全力支持刚刚得到我们一致通过的决议的各项规定。我们要鼓励秘书长继续对他有关和关心的各方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作与非独立地区达到自决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有关系的一切决议，来找到一个了解到各方立场的解决办法。

我们也向有关各方呼吁，避免采取任何行动，避免使世界上这个重要的地区变为一个可能造成人类悲剧和冲突的地方。那些把人们与这个地区连系在一起的关系，应该会令所有人都了解到，必须找出一个和平及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对你在过去两天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时所表现的努力和干练，以及对你领导我们获得刚才得到的一致意见，表示赞赏。假如我说你在剩下的二十八天担任主席不会象头两天那样艰巨，我希望没有人会误解我的话。我们确信你对这个危急的局势所作的反应是恰当的；同时，你个人的贡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们一起得到成果。我亦希望祝贺你的前任，瑞典的吕德贝克大使，因为他在早些时候领导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和在十月处理安全理事会其他重要事务时表现出智慧和干练。

毫无疑问，尽管理事会曾尽力减少该地区的紧张，但是局势仍然严重。昨天晚上你和秘书长向我们提供的消息更加令人感到不安。因此毫无疑问，理事会应该果断而迅速地采取行动。我们希望有关和关心的各方会注意到理事会的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是迫切需要的。

下一步就是由秘书长紧急地推进他同有关和关心各方已经开始的协商，寻求一个和平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要祝贺秘书长到目前为止执行我们于十月二十二日在第 377(1975)号决议委托给他的任务的方式，和他交给我们的应受赞扬的报告。虽然各方显然仍有分歧，但是秘书长的报告体现出各方都愿意通过他的仲裁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相信他已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他的不断努力，使我们对得到一个和平、公正而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怀有最大的希望。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表示我的同事和我是如何庆幸你荣任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首先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是位杰出的、备受尊重的政治家，能够和你一起工作总是有所得益的；其次是我国代表团要赞扬你个人和贵国代表团在落实和平、正义和进步这些鼓舞本组织的理想方面所作的贡献；最后是因为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有着极好的合作关系。

我也愿借着这个机会向你的前任吕德贝克大使致敬和表示感谢，因为他在十月份处理理事会的工作时体现了他的才干、果断和能力。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很高兴能对载在 S/11865 号文件内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目前形势的决议草案作为参与共同意见的一份子。我国代表团特别愿意这样做，因为根据秘书长的杰出的报告和他的口头补充，我国代表团深信局势是严重的。一些代表团刚才着重指出，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随时会导致军事对峙，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其特定责任——正如它方才所做的——同时迅速而果断地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最坏的发展。

我们再一次庄严地向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的行为，不要加剧非洲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不要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要求有关各方向秘书长提供充分的合作，以完成这个安全理事会委托给他的艰巨而微妙的

任务，同时继续从十月二十二日理事会通过第377(1975)号决议以来便一直在进行的协商。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秘书长及其同事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作的不懈努力，特别在西部撒哈拉这件事中为得到一个公正而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看起来我们这个月和上个月同样地幸运。吕德贝克大使对西部撒哈拉问题没有处理完的那部分由你接办，而你也以同样的努力、才干、远见来处理事务。感谢你，如感谢吕德贝克大使一样，同时又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的能力和组织才干，使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决议达成协议，得以共同意见通过。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要是没有秘书长的报告，我们昨天和今晨积极的讨论不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这是描述一个可钦佩的使命的一份令人钦佩的报告。二者都以明确简短取胜。我希望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表示对他们的成就的感谢和钦佩。秘书长的报告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鼓舞因素，以致以一致意见通过的议决中的大部分措词都是采自这个文件。当然，在这议席上就座的每一个人——在阁下的领导下以一种突出的合作及和谐的精神努力——都可以因自己对今天的决定作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感到自豪。然而，公平地说，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体会到秘书长的功劳最大。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的报告内有一点是最能振奋人心的。这就是尽管在有关和关心各方之间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都一致承认联合国在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所必须担负的任务。我们注意到今天早晨第一个发言人说，虽然存在着有抵触的意见和立场（这是颇令人惊骇的，但确也肯定了局势的严重性），一致意见还未完全受到破坏。

因此，我们热诚的希望，各方面绝对会让秘书长有适当的机会和足够的时间，使他能成功地完成这项重要而棘手的任务。

我在十月二十二日理事会第一八五〇次会议上曾作了简短的发言，着重指出牵涉到这样多的利益和原则的局势的错综复杂。据我看，这是期望自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取得充分了解和提供充分合作的另一理由。因为假如目前的严重情况不能改进，和平解决的机会就更少了。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崇高的主席职位，确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职责。

同时，我们要感谢前任主席，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吕德贝克大使，他在十月份复杂和责任重大的情况下，以高度的才干和对任务的深入了解，指引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针对西部撒哈拉局势的决议草案。我们想就安全理事会这个决定讲几句话。

过去十天来，安全理事会第二次审议了西部撒哈拉局势的问题；这清楚地表明了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秘书长遵照十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377(1975)号决议，展开了他的使命并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进行了协商。白俄罗斯代表团想和其他理事国一起对秘书长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局势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已经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表示感谢。

报告的第20段——其他理事国已经强调过——说：“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因此最重要的事便是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紧张的行动。”（S/11863，第20段）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作出了正确的决定，采取了紧急和积极的措施，这在刚才通过了的决议里得到了反映。这个决议配合一个重大目的，就是避免导致这个地区的新的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

我们深信安理会的这个呼吁不会被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当作耳边风。同时，我国代表团预祝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使命和他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所进行的协商——

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新决议这种协商还会继续并加强进行——圆满成功；希望安全理事会最后将会满意地看到该地区的一切紧张局势获得解除。

同时，我国代表团坚持本届联合国大会应密切注意已列入议程的西部撒哈拉问题。对这个地区的非殖民化问题的审议显然地已经拖长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实行西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并在这个地区树立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有责任确保执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因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同时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其他决定的各项规定。确保西部撒哈拉人民争取的自决的合法权利所必须的各种条件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白俄罗斯代表团要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重大积极意义，深信安理会这个决定有助于加强和平与安全。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我们法国代表团的祝贺。这并不是官样文章；我是十分诚意的，并且真正相信你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我们致力寻求一个真正关系到国际社会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极有帮助。你可以放心，法国代表团将会在你的任内完全支持你，特别是你每次由于身负重任必须要求安理会减缓紧张局势和维持和平的时候。

我将不会忘记前任主席的宝贵贡献，他在我们以前审议目前这一项问题时，曾作出很大的贡献。我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在十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处理这项议题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事项都有突出的表现。

我们的秘书长在执行安理会委托给他的使命时所表现的迅速和效率，再次证明他个人的声望，以及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精神。我们要向他致谢。我们感到极其高兴，秘书长的杰出的报告使得我们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对有关各方的立场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也要向协助秘书长完成其微妙的使命的助理人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毫无疑问，秘书长的报告把问题讲得清楚明晰，大有助于安全理事会的任务的推进。正象若干国家的代表们在协商期间已经指出，尽管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

重，但是也出现了若干积极因素，因此我们见到了一些希望。 与我们正在处理的纠纷有关的各方和关心的各方都没有预先拒绝联合国的可能干预，协商仍在继续进行，这确是很清楚的。

安理会基于这种考虑，才能够制定我们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 毫无疑问，我们的协商进行了很久并且也相当困难，然而，安理会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工作局限于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这是安理会了不起的地方。 虽然如此，该地区的局势依然很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责任非常沉重。

我们大家都完全了解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立即向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发出呼吁的理由。

虽然安理会今天通过的决议案文的措词与第 377(1975)号决议有一些出入，可是法国代表团觉得现在吁请各方务必采取温和及节制的态度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局势不致更形严重。

法国是一个与该地区的各国许多共同利益的，有关密切的地中海国家，我们要祝愿该地区能够维持和平并进行协商以便使引起召开安理会会议的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

杰克森先生（圭亚那）：虽然这次安理会开会是为了审议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危急和紧迫程度无容置疑——就是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但在我开始参与这次讨论的时候，还是要祝贺马立克大使担任十一月份的主席。 虽然你担任主席的头一天就受命主持讨论这个非常难以控制的局势，但我希望这并不象征本月份内都会如此。 不过，无论我们在十一月内会面临什么问题，我深信以你在国际谈判上多年的经验和你有名的外交才干，会对我们都有帮助。 主席先生，我也想特别谢谢你的前任，瑞典代表吕德贝克大使。 一直到十月的最后几天我们开始审议西部撒哈拉的危急局势时为止，他始终以他突出的才干、忍耐和机智主持安理会的事务。 我现在要谈到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当前形势的严重性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从我们上次开会以后形势一直在恶化。

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遭到严重破坏的真正危机现在比以前更为显著了。事实上，以前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武装冲突的种子现在就要开始发芽生长了。恐怕由于事态的发展我们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当口了。

安理会在十月二十二日通过一项决议（后来是载在第377(1975)号决议内的一个决定），当时主要有四项决定：

第一，说明安理会是依照宪章第七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行事的。

第二，承认如宪章所具体规定的，负责处理西部撒哈拉问题的各实质方面的是大会。

第三，委托秘书长负责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立即进行磋商，并责成他尽快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以使安理会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关于西部撒哈拉的令人困扰的局势；及

最后，安理会呼吁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采取温和节制的态度。

根据这个第377(1975)号决议，安理会收到并审议了载在S/11863号文件内的秘书长的报告。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报告，反映出秘书长的谨慎、耐心、忠诚和干练。我们要赞扬他的不懈的努力，深深地感谢他所提出的报告。

他的报告明确扼要地反映了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的立场，并包括两个最重要的意见——就是在第19段和20段里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有些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认为“绿色进军”的种种情况与西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是有关联的。虽然人们可能会设想和宣扬某一种行动以期对另一问题的决定有所影响，但是我国代表团牢牢抓住先前说过的坚定的立场，认为安理会应该把下面这两个问题加以分辨清楚，分别处理：西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问题和采取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可能危及该地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因此，根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安理会对于秘书长报告第19段和20段内的意见特别重视是颇为正确的。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照顾到这些意见。已经请秘书长继续加强他的协商——换句话说，就是请他尽快完成协商工作。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在处理当前严重形势上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也希望有关和关

心的各方面，没有任何一方在作这种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会采取一种可能拖延或甚至打消秘书长努力的方式。无论如何，如决议所表示，安理会仍然愿意采取可能有必要的进一步措施。

刚才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最为重要，因为这一段顾到了一切有关安理会应审议的这一问题的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段所用语言的简单和性质绝对不能误加解释，这一段话措词客气婉转，而内容却清楚明了。它不只是一个呼吁，它也意味着所有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需要按照宪章的规定，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它们在有关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我国代表团热烈希望，基于上述的情况，任何一方面或各方面都不会采取任何单边或多边行动来增加该地区的紧张。我们期望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能与秘书长充分合作，避免采取可能使他的工作增加困难的态度和行动，也应避免以为能够在大会采取行动之前先发制人的那种态度和行动。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象我的同事们一样，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真诚相信安理会庆幸能有象你这样有经验、有声望、有才干的人来主持我们本月的讨论，因为就是保守地说，这个月可能是多事的。

在我们非正式协商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证明了你的领导才能，也因此今天上午安理会能够一致通过我们刚才所通过的决议，这就证实了我刚才提到的你的才干与经验。我相信并希望在我们安理会开始十一月份的讨论的时候，你会继续领导我们启发我们，而且安理会也能够的最多数的同意之下作出有影响力的决定。

我也要赞扬你的前任，瑞典常任代表，不是因为他留下一些未了的事务让你处理，而是因为他上个月指导我们讨论的方式是值得称颂的。

安理会这次是在面临西部撒哈拉日益严重的形势的时候而举行会议的。这种严重性在我们秘书长的报告（S/11863）中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了。但是显然从那个报告编制散发以来，形势越来越恶化了。毫无疑问地，除非大家采取温和节制

的态度，不然该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发生最大的悲剧。

所以我国代表团赞同安理会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我们清楚地了解，安理会作出这个决定，证明它有意防止该地区的对抗，有意依照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鼓励对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获得和平的解决。

我们相信这个决议毫不含混其辞，丝毫不容曲解误会。安理会愿意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避免采取任何单边或其他行动，这已经很清楚地加以肯定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安理会一致赞成这个立场，事实上就雄辩地证明安理会决定对该领土的地位不容有任何改变。我国代表团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呼吁有关和关心的所有方面都注意到安理会的这个要求。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纵容任何想要造成既成事实的企图。

安理会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通过第377(1975)号决议的时候，我们的确希望其中的呼吁会受到重视。安理会那时的愿望，也是现在的愿望——也许现在这个愿望更坚定了——就是设法终止可能增加该地区紧张的单边或多边的行动。令人遗憾的是，那次呼吁并没有获得我们希望和有权要求的反应。现在我们表示深信安理会当前的决定会获得有关各方正面的反应，能做到减轻紧张局势和创造正常情况，使西部撒哈拉人民能够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和大会其他有关决议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同时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我们要再度强调该领土人民的合法权利绝对不容有任何侵害。

决议清楚地指出过，西部撒哈拉问题已经列入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大会已经收到派往该地区的视察团的报告，就是我十月二十二日曾提到过的视察团，是由象牙海岸常任代表阿克大使率领的，该团以最认真最坚定的态度，在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的合作下完成了任务。

大会也会收到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是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所特别要求的，大会也支持这项要求；大会在第3292(XXIX)号决议内要求取得这个咨询意见。

因此，大会在适当的时间理应就该领土非殖民化的过程表示立场，同时考虑到视察团的报告和国际法院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照顾到西部撒哈拉人民的愿望。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申述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要求秘书长继续和加强他的协商工作。这是合理的、赶上形势的一个要求。我们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中委托秘书长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进行协商，我国代表团坚信他会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个解决办法，来减轻紧张局势，并为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决议通过以后那些时日内的努力完全证实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我们要对他的值得称颂的不懈的努力，表示敬意。我们要谢谢他提交给我们的严谨深入的报告。我们的感激不仅是为了他在S/11863号文件里的书面报告，也是为了昨天晚上我们举行非正式协商时他向安理会提供的周到的口头报告。我们相信，如果有关和关心的所有方面都愿意合作的话，秘书长为处理当前这个危急局势所作的努力会得到良好的成果。因此，我们郑重呼吁各方面充分提供这种合作。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瑞典代表团诚恳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位。我们本月从头到尾可以指望的阁下明智而富有经验的领导在我们昨天和今天早上的协商过程中已经很充分地获得证实了。我保证瑞典代表团会和你丝毫不保留的合作。我也要谢谢你向我说的十分客气的话。我也想谢谢其他成员，他们在轮到发言的时候对安理会的前任主席都说了客气的话。

我在简单地谈谈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事项的实质以前，我想借这个机会代表瑞典代表团安理会即将卸任的秘书库尔特·亨德尔先生表示谢意，他多年来为安理会作出了突出的服务。我个人上月亲眼观察到他的服务有多么重要。我祝他在新的职位上诸事顺利。

我国代表团也是参与刚才通过的共同意见的一份子。我们认为最好案文更坦率地指出造成危急情况的近因就是摩洛哥宣布向西部撒哈拉进军。但是，我们也认为鉴于情况的紧迫与危急，安理会首先必须迅速一致地采取行动，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达成协议，并且刚才通过的决议在事实上不容有任何误解。

我国代表团迫切呼吁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重视安理会的一致决定，避免可能进一步增加该地区紧张的任何单边或其他行动。

从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收到的报告看来，该地区情况的危急性事实上在不断地激化。秘书长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告中已经描写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景象，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并强调了情况的危急性，他的措辞虽然慎重，却不会令人误解。后来我们收到其他情报，更增加了我们心理都必然感到的忧虑。

最大的危险是预备进行的广大人群的进军西部撒哈拉。发生严重事件与对抗情况的可能与日俱增。很明显地，事情可能起变化，使各当事国失去控制，以致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安理会再度委托秘书长负责试探所有可能的途径，以期对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获得顺利的解决。我们必须深深感谢他非常干练地和忠诚地作出不懈努力，以及他关于自己任务开始阶段情况的可佩、清晰和有用的报告。我们对于秘书长处理这个极其复杂和难以解决危机的高度能力有充分信心。瑞典代表团毫不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同时我知道所有其他代表团也会同样支持他。

我们呼吁有关和关心的所有各方面处处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以这件事而论，联合国负有特别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要看联合国的努力是否能协助消除这个非常危急的情况。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的要点是要求加强一切努力，以谋和平解决，但同时也要求各方了解实施附属领土非殖民化的基本原则。只有完全照顾到西部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和愿望的解决办法才符合那些基本的《宪章》原则。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在简单地讨论一下问题的本质以前，我要很高兴地照例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深信以你的能力，以你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所具有的各种条件，你能够指引我们的工作得到圆满地结果。我也要谢谢你的前任，吕德贝克大使，他上月指导我们的工作时表现得又得体，又有礼貌。

撒哈拉问题是一个特别问题，我们认为不能用自动机械化的方式来处理，不能看成是可由电子计算机操作的那类事情。很幸运的是，这从来没有成为大会的政策，也从来没有成为安理会具体处理非殖民化问题时的政策。

事实上，大会一向就很明智地照顾到每一个情况所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特质。我相信派往该领土的视察团所值得称道的最大成就，就是突出了撒哈拉问题的特征及该问题的不可分割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企图把这个问题的一面孤立起来，不考虑到问题本身的实质而想寻求解决办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除非我们研究一下撒哈拉所特有的基本的非殖民化问题，对于摩洛哥政府所设想的和平进军一事是不可能作正确或客观而有用的考虑的。这次进军和撒哈拉非殖民化之间的联带关系是西班牙自己所承认的，这由秘书长向我们所提出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来。

我要强调说明，除非这种非殖民化考虑到这个特性，这个基本上在于尊重有关各国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特性，否则对于促进该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既不会有效也不会有利的。

想要匆匆忙忙的处理这个问题而不去研究它的实质，依我们看不大可能帮助各方面依照安理会第377(1975)号决议和宪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已作和能作的接触得到什么结果。我相信这种想法也不可能便利秘书长的协商工作，而我国对他的协商工作是抱着最大期望的。

尽管困难重重，我国仍会继续与秘书长忠实合作来完成安理会再度托付给他的复杂任务。我们这样作，是希望借此体现我们对联合国的继续支持，以便它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个正义和公平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国希望自己不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就是在它本身的生存同人为泡制的与现实毫不相干的解决办法之间必须有所抉择。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如果面临这样一种抉择，毛里塔尼亚的唯一抉择就是毛里塔尼亚。

最后，我要赞扬秘书长所作的迅速有效的工作，特别是他向安理会提出的简明的报告。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想向安理会重申摩洛哥的立场，这个立场从安理会上次开会以来并没有改变。

我国再度说明决心使用一切和平方式来获得一个解决办法，一定要能保持国家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领土的完整。

摩洛哥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态度。 它没有对任何人作过威胁。 相反地，举例来说，西班牙部长索利斯·鲁伊斯先生到马拉喀什来提议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和西班牙一起进行非殖民化，以便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而同时照顾到摩洛哥民族团结受到尊重的权利。 那时候国王有鉴于本身的责任，对他表示欢迎。 哈桑国王二世陛下这样作，是因为他想到安理会最近通过的第 377(1975) 号决议中要求各方面进行直接谈判。 索利斯·鲁伊斯部长对于他的摩洛哥伙伴们所表示的极大谅解的精神和力求和平的意志表示欣慰。 为了要试探对话的所有可能途径，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政府同意接受西班牙政府的邀请，派遣一个重要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讨论问题的所有方面，事实上这两个有关政府已经不加保留地作到这点了。

摩洛哥已经证明了——如果还有必要的证明的话——它的诚意；它没有忽略可以照顾到它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享有的国家生存和保护领土完整的权利的任何和平办法。 而且，到适当的时候，摩洛哥会证明摩洛哥人民和国家的权利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人道上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我国从来没有背离过竭力节制的道路，这是它始终遵循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听到西班牙最近改变态度的消息，听到安理会在最近的决议里敦促应行节制的国家之一竟然作出一些威胁，是多么惊异了。 当只有有关方面正在举行谈判的时候，怎么可以谈到开战的理由呢？ 如果有一个国家还没有体现它与当前这件事可能有何种关系，不和它进行谈判就构成开战的理由吗？ 我们不得不表示对这种侵略性的声明极为关心，它们可能成为各种各样所谓预防性行动的借口。

说到我们与管理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始终建议使用和平解决的程序来解决我们

之间殖民主义造成的争端，国际法院五月二十三日的裁决里，已经承认这项争端的确存在。

摩洛哥郑重宣布它愿意继续或立即进行任何足以最后解决争端的谈判。它会坚决地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它相信由于西班牙对于“绿色进军”宣告采取新态度，安理会应该通过一项更直接或甚至专门针对管理国的决议。

摩洛哥会在它所坚持的和平途径范围之内继续努力。它会在本身权利的合法性范围之内采取行动，自己则继续准备接受任何促进磋商或谈判的倡议。当然，它拒绝一切威胁，拒绝一切挑衅的企图，不管是那一种或是来自那一边。它会继续保持镇定，不会被拖入变本加厉的挑衅之中。摩洛哥采取这样的行动方式，会继续狠抓它的传统政策，这种政策是基于与目标相同的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和友好关系上面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要谢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在审议这个问题期间所体现的谨慎和努力。我也感谢秘书长在履行他的任务时所表现的正直和认真。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祝贺吕德贝克大使上月执行他的任务时所表现的杰出作风，也很高兴祝贺你阁下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位，你的才干和能力一定会使你胜任愉快。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苏联代表已接替瑞典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首先，我愉快地向吕德贝克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感谢和钦佩。吕德贝克大使认真地履行了他的崇高任务，西部撒哈拉问题费了他很多心思，花了他很多精力和时间。如所周知，我国政府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主席先生，主持安理会会议的任务现在委托给你了，我们深信安理会将专门注意处理这个问题，给予这项问题应有的优先次序，继续为维持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履行其责任。

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才德兼备，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贵国同我国以及同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有友好的关系连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又如果我们能相信在这里听到的所有发言，这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也希望圆

满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想追随我前面的发言者或以词藻见长，或以解释法律为主。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目前居住的我们这一地区，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我没有心思作动听的演讲，我只想用简单明确的言辞尽可能作老老实实的陈述，主要的目的在强调我国政府对当前的局势非常了解，同时强调我国政府有面对局势的任何变动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已经有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说过，我不想利用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来谈一个还未提请安理会注意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并不是为了决定西部撒哈拉的前途在这里开会的。他们聚在这里，而且好意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突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安理会按其职责并按照《宪章》委托给它的使命须召集各理事国开会，以便首先履行职责，采取必要的措施结束这种局势，在处理了目前局势造成的困难之后，进一步采取行动消除笼罩着我国始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前途的实实在在的威胁。我将保持这种态度，只谈论我刚才所说的当前笼罩着我们地区的威胁，但我想指出，整个局势的发展要看西属撒哈拉领土的主权如何解释。

主权并不属于西班牙。西班牙是其殖民领土的管理国。我必须承认，西班牙政府已尽量明确指出，西班牙政府希望离开该领土，不再成为它的殖民宗主国和管理国。但这绝不表示，西班牙政府有权转让它完全没有权行使的主权。这就是说，对于西班牙政府独自将撒哈拉领土的主权转让给别人的任何企图，首先是我国政府，继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会认为是非法的，完全无效的。

这也就是说，对这种事实的任何解释，如果意味在双边或三边或多边一级的任何谈判会导致西部撒哈拉领土主权的转让，我国政府，当然也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会认为这是含有夺取财产的意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应当加以谴责。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西班牙政府别有用心；我并不想对意图问题作一番检查，我只想在这里尽可能最精确地解释阿尔及利亚政府对西部撒哈拉领土主权这个特殊问题的立场。

主权也不属于西部撒哈拉领土的邻邦。关于这方面的各种领土要求，不能单单

因为提出要求的国家说是有效的，我们便认为是有效的了。

刚才我们听到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论据和文件，以支持这些主张。很好，我一定象联合国会员国的所有代表一样愿意洗耳恭听这些论据，研究这些文件。但据我所知，这些论点非但在安理会所代表的政治机构和大会所代表的政治机构里提出过；而且这些论点及其根据以及有利于论点的历史或其他证据，都已经在我们组织的最高司法机关提出过了，这就是在国际法院提出来的。国际法院研究了这些论点和文件，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想我们对这一点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用偏见来解释历史。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在看来有法律根据的政治态度中体现要求或意图。我们的问题是清楚地解释一项措词同样清楚明确的决定。国际法院已经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咨询意见，任何人在这个阶段都不能主张西部撒哈拉领土的主权全部或部分属于与该领土接壤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

这个第二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应当作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最后立场明白地记录在案。西部撒哈拉领土的主权既不属于西班牙，也不属于这块领土的邻国，原因是主权完全属于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人民。

必须承认，对于这个本来每个人都应当立即洞察的明显事实，须经过若干时间才能够了解，才能够了解到这不仅是一个原则立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回顾既往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要放眼将来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是我们自己奉行的原则，是我们继续为所有其他人民而保卫的原则，是逻辑上、正义上和法理上都应当彻底适用于撒哈拉人民的原则。

我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谈撒哈拉主权问题呢？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主权问题是关键因素，引起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令人惋惜的局势的所有事件的就是这个因素。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知道责任所在，知道需要外交行动。我国代表团也知道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敌对立场的激化，同时在友好谅解、不伤害任何人的尊严的气氛中

解决我们的困难。这就是你们要延长会议的原因，使得安理会各理事国有时候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用不冒犯任何方面的语言设法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表达安理会的意愿。

但是，先不谈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而且共同关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应当据实而言，直言不讳。我不反对安全理事会说，甚至是想，解决当前的局势应当涉及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诚然，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是哪一個有关和关心各方面创造了这种局面呢？我十分佩服大家在发言中和决议内用的无不是外交辞令，但是讨论到了这个阶段，当局势已经从有危险可能发展成为危在旦夕的时候，让我说清楚，这个局面并不是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造成的。这个局面是摩洛哥政府一手造成的。当摩洛哥政府在联合国视察团提交了报告和国际法院提出了意见以后组织了350,000摩洛哥人的大规模和平进军，去占领撒哈拉领土，把它作为摩洛哥领土的时候，这种局面便产生了。”

我本来不想提出象我现在要提出的那么基本的论点，但是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一项措施的和平性质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附加上去的性质，而且不能够光对人家说，这只不过是一项和平进军，因此便要人自动同意，这的确是一项毫无恶意的措施，同意这项行动尊重惯常的和平与安全规律，而且不应当加以谴责或制止，或许甚至还应当加以鼓励和喝采。

我出席了上一次安理会的会议，亲耳听到我的同事摩洛哥代表卖弄口才，他向我们解释这次侵略，他解释说不能将摩洛哥政府计划的进军认为是侵略行为。为尊重安理会尊严，为了不要拉长我准备好的不会太长的发言，我不想，正如我说的，我不想依样画葫芦搞这种辩论术，但我想指出，不管摩洛哥政府怎样形容它所采取的主动行为，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这项进军如果越过了撒哈拉领土的边界，就是侵犯了该领土的主权，就是一项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会改变该地区的均势的第一步行动，最后，这是一项会引起不可预计的后果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和平和西部撒哈拉所有邻国之间以后的关系。

如果摩洛哥要以我前面谈到的领土要求来支持它的单独行动，那么一旦这项要

求本身失效，进军行动便完全站不住了。 一个国家提出要求——不管它是否真诚相信这些要求是对的——并不因为提出了就一定会被人接受，更不必说被人欣然接受了。 尽管有这些法律考虑，我必须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会更加密切注意摩洛哥政府所宣布的这项决定的执行情况，因为所有驻在该地的新闻机构都报道说，这一单面行动从一开始便是明显地对阿尔及利亚怀有敌意的。

来到这里在会议厅里说摩洛哥没有对任何它的邻国怀有敌意，同时说它不了解它的邻国面对这项单面行动而表现的情绪——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是十分容易的。事实是，摩洛哥人民受到煽动，敌视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上一次发言中讲过这些，同时又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政府、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及所有的阿尔及利亚报章和新闻传播机构如何继续保持克制忍让的态度，并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怎样力求避免卷入这个步步升级的口舌之争。这并不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毫无理由的说法。我要重复我说过的话：全世界已经亲眼看到我们的克制情形，现在全世界仍然看到我们在忍让在克制。我们的态度不幸可能被解释为不仅是软弱的表现，或许也是一种毫不关心的表现，因此就助长了一项行动，这项行动严重的违背了国际原则，破坏了该地区现存的关系，破坏了许多国家之间最后取得一个良好开始合作的关系。事实上，它将友好的关系转变成具有极端危险的敌对关系。

若干时间以来，摩洛哥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不断告诉我们摩洛哥的要求取得了支持，有时候还告诉我们它们向西部撒哈拉领土发动和平进军的决定也取得了支持。我深信，如果摩洛哥代表团不是只仅仅列出一系列国家的名字，如果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些国家支持摩洛哥单面行动的条件，问题便会更为清楚。但我应该指出，虽然摩洛哥的主动行为取得了这些支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项主动如果继续下去，毫无疑问将会构成我们以前从未有机会看过的一项最严重的先例。假定我们从非洲大局来看这项单面行动——我不需要在这里作假设，因为显然这项主动是与非洲大局有关的——我深信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不会看到：如果这种办法适用于非洲大陆所出现的各种边界和领土问题而竟然成功，将会造成什么后果，无论是即刻的或长期的。

我可能有机会进一步阐述这些观点，但我已经提请安理会注意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现在我要谈谈安理会对这件事所采取的立场。

安理会在十月二十二日通过了第 377(1975)号决议，其中呼吁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励行节制，消除该地区局势的危险性，让联合国——更明确的是，让大会——找出解决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的政治方法。当时我们说，不管决议的措辞怎么样，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会带来些什么结果才是紧要的问题。根据安理会第 377(1975)号决议安理会委托秘书长同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接触，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使它能够采取你们大家认为是必要的适当措施。

首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要指出，我们非常赞赏秘书长迅速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同时写了一份清楚、客观和准确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昨天星期六从白天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今天又再开会讨论同样的问题。现在又要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的补充性发言来进行讨论。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安理会十分重视这个局势，而且希望加以紧急处理。

安理会草拟决议草案时没有让有关和关心各方参与工作。安理会有权这样做，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批评安理会的工作程序；相反，我们十分高兴安全理事会有这样负责的精神。如果找我们协商，如果我们有机会表示意见，我们会要求用更明确的语言来拟定这项决议草案——现在是决议了——以达成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的真正目标。

安全理事会有其智慧，宁愿用较为简接的措辞，用外交味道比较浓的语言。但我们以及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心里都明白，他们在解释投票的时候都坦率地说，这项决定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环绕解决撒哈拉问题的局势的危险性。这就是说这项决定是针对摩洛哥政府的单面行为的；而且，当安全理事会紧急地要求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避免采取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局势的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的时候，安理会特别是而且主要是指摩洛哥政府。不管怎样，这就是我们对这项决议草案的了解，我们又了解到秘书长将加强行动，不仅是继续使用以前他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西部撒哈拉主权问题外，而且还要结束这个已经不仅是事件而且快要成为悲剧的局

势。

我不用吞吞吐吐，咬文嚼字。我要在这里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仍然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仍然极度珍惜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继续把它一向乐意同该地区各国维持和增进的友好兄弟关系放在首要的地位；同时，鉴于所有这些因素，它曾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恶化增加紧张的行动。但是阿尔及利亚了解它的责任，它知道怎样面对未来任何局势的变化。

阿尔及利亚并不威胁什么人。阿尔及利亚知道其人民的尊严的价值，它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了领土完整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划定边疆界线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阿尔及利亚人民希望受到尊重；它尊重别人；它尊重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之而牺牲的原则。

我受我国政府指示庄严宣布：如果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不能承担它们的责任，阿尔及利亚将承担它本身的责任。我要在这里最正式的说明：阿尔及利亚不准备在今天或明天，承认或支持由单边行动造成的任何既成事实的形势。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是简单明了的：我们认为西部撒哈拉的主权问题是联合国的责任，我们认为本组织对撒哈拉人民负有责任，因此，正如我们以往曾经肯定过的，我们继续认为问题的解决在于本组织和大会。大会已经将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必须在下星期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不要对这次辩论抱有什么盼望。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急着要提出这种谁也没有承认的要求。这种急法只是进一步说明这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我的话说完了。

主席：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我现在要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发言。

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我要谢谢所有发过言的人就我担任安理会主席对我的祝贺以及对我个人和我国所说的亲切的话。在我这一方面来说，我要向我的前任担任十月份安理会主席的瑞典大使吕德贝克先生表示我个人和苏联代表团的谢意，他在主席任内指导安理会工作时作出不懈努力，体现了异常的外交才干，我们也因

此要向他表示贺意。

已经有人提过，他在主席任内遭遇到一些复杂困难的问题。但是因有安理会的积极参加和支持，他终于能以可佩的精神完成任务。在他熟练的指导之下，安理会作了一些重要决定，而且其中关于西部撒哈拉问题的第 377(1975)号决议还是还是无异议通过的。大家知道，在那个决议中安理会委托秘书长立即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进行磋商。安理会呼吁所有这些国家采取温和态度，不要作出任何行动来使西部撒哈拉的形势更为紧张或有所改变，或者妨碍秘书长进行安理会委托给他的工作。

安理会的这个决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秘书长前往四国首都访问，并与有关和关心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会谈。

我要深深感谢秘书长在特别短促的时间内于执行十月二十二日关于西部撒哈拉问题的安理会第 377(1975)号决议一事上所作出的了不起的有用的工作。我想大家会和我一样，要赞扬秘书长在最短时间内处理他受托与有关和关心的四方面政府首脑、政府和外交部长进行磋商的绝不简单的任务时所表现的效率和熟练。秘书长已经就这个问题向安理会提出一个报告。昨天我与秘书长谈话的时候表示了我自己对这个报告的意见，我告诉他这个报告完全能够掌握形势，就象英文所说的“精心制作的”(skilfully elaborated)。

我特别要提到该报告(S/11863)的第 20 段，其中强调该区域的情况仍然很危急，因此秘书长认为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紧张的任何行动。

就是秘书长这个报告中这个主要结论需要我们安理会成员国和全体安理会昨天，十一月一日星期六，紧急的审议这个报告，以期作出决定，避免这个地区紧张有任何增加。

所有安理会成员在昨天非正式磋商时的发言中都提到应该注意秘书长报告的这一段话。他们强调这个地区形势的严重性，并一再坚决表示同意要求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避免可能进一步增加该地区紧张的任何行动，包括单边行动。安理会成

员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考虑到日益增加的紧张可能对和平构成威胁，就必须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以防止可能的武装冲突，并对现有形势设法和平解决。

苏联代表团认为，由于该地区紧张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在我们讨论时提出的一些事实，安理会既然是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就应该迅速坚决地采取行动，以便消除这个地区和平所遭遇的严重威胁。

此外，苏联代表团也认为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决议就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决议中有一个紧急呼吁，要求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避免可能进一步增加该地区紧张的单边或其他行动。它要求秘书长继续和加强他与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的磋商，并尽快就这些磋商的结果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以便使安理会可以于必要时在该区域的局势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

安理会在西部撒哈拉问题上的讨论已经表示安理会成员赞成问题能获得这样的解决，因为这样可以立即终止该领土的殖民政权，履行该领土人民的自决原则，从而符合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联合国关于西部撒哈拉问题所作的各种决定。

苏联代表团十月二十二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经强调过，苏联的立场认为，西部撒哈拉的前途必须由该领土的人民来决定。该领土的殖民地地位必须终止。西部撒哈拉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凡是会妨碍西部撒哈拉当地人民在行使这个权利的努力方面的任何行动，苏联都表反对。现在由于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功，在受害重大的非洲大陆上非殖民化的过程就要结束了，因此，这种行动也就特别不容发生。

苏联代表团希望有关和关心的所有方面能表现出深切的责任感，响应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定，响应关于避免可能增加该地区紧张的任何单边或其他行动的决议中所发出的紧急呼吁，因为该地区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我相信这个决议会有助于消除西部撒哈拉的紧张，而且也有助于在该领土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基础上解决该领土的问题。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份，请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西班牙）：我只想简单地说几句话。摩洛哥代表在发言时作了一系列的指控，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加以澄清。

我相信西班牙的官方立场不但在这次会议上向安理会很清楚地说明过，而且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一八四九次和第一八五〇次会议上向联合国也清楚地说明过。

在那些发言中对于所通过决议的范围和措辞的解释——也就是这次会议时我受本国政府之命荣幸地重申过的解释——确确实实西班牙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澄清，我现在不妨简单地提一下秘书长的报告来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在该报告里，西班牙的立场象报告本身一样也经客观清楚、明确地及反映了出来。

另外有一点在西班牙的立场中是绝不含糊的，这一点不应引起任何误解，就是认为大会有需要根据第3292(XXIX)号决议的规定尽快审议该事项的实质。关于主权问题、关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解释和关于派往该领土视察团所获结论的范围的所有讨论，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根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的规定加以审查

说明这两点基本事项以后，我国代表团觉得必须回头再谈谈最早时候问题的本质。在安理会中，根本问题仍然是——我遗憾不得不说“仍然是”——阻止对西部撒哈拉的进军。这个问题在安理会面前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局势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内部因果关系；我想这一点在辩论中已经完全搞清楚了。

现在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我们几个月前在一次发言中所说的话。西班牙愿意尽一切力量来防止情势恶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任何局势在客观上均有限度，如果超过此种限度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局势都会恶化。而现在这个形势已经快到了后果难以想象的程度了。

我国代表团希望摩洛哥政府记住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从而了解这些限度是什么，并采取行动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要就阿尔及利亚常任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他发言里阐扬的各项论点与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显然无关，对这些论点，要提出批驳是不难的。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地都还不适于这样作，所以我保留这个权利，等有适当的机会时再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决要说明一件事实，就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之间所享有的联系绝不是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现在所表示的愤懑之情所能抹杀的。因此，我抗议阿尔及利亚常任代表所说的含沙射影的话，这些话可能会使安理会以为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之间已有争执，而且因此摩洛哥政府就对阿尔及利亚怀有敌意。

我郑重宣布，所有这些含沙射影的话，其用意纯粹是为阿尔及利亚现在和将来在该地区作任何干与行动作辩解，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准备进行干与了。

主席：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行使答辩权。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我也不会占用理事会太多时间。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就是我先前在这次会议发言时，说话力求清楚明了——我甚至可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完全责任。我没有说过一句含沙射影的话；事实上，每一句话都是扎扎实实的。我们象既往一样，始终对我们人民之间的关系给予应有的重视——不管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人民之间，阿尔及利亚与毛里塔尼亚人民之间，或是阿尔及利亚与撒哈拉人民之间。我们首先指出这种关系是持久不变的，是不能因一时的困难而加以怀疑的。

至于说到摩洛哥的意见里对阿尔及利亚所显示的敌意，阿尔及利亚人民也已经知道了——但知道的并不光是他们，国际舆论也知道。而且，强调只因为一个国家不支持摩洛哥的要求——阿尔及利亚并凭良知当然认为这种要求毫无根据——就对它表示一种少见而不可理解的敌意的并不是阿尔及利亚的新闻机构。

谈到我的同事及朋友，摩洛哥常任代表所说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意图那种含沙射

影的话——那些话倒的确确是一种影射——我想是属于粗劣的花招那一类的，我不愿化时间加以答复了。

我说过阿尔及利亚国家和人民已经准备捍卫他们的理想和原则。这些可不是什么影射的话，而是一项声明。我希望有关和关心的所有方面都能了解到其中的真正意义。

主席：安理会现在已经结束了今天议程项目上的工作。我们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也已经听取了安理会成员以及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面代表的发言。

在我宣布这次会议结束以前，我要请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把安理会今天通过的决议全文以加急电报送达有关和关心的所有方面。

在结束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安理会当然会继续密切注意西部撒哈拉局势的发展，并视需要随时举行会议，以便按照今天通过的决议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我祝愿各位在场的代表在这个周末所剩下的短短几小时内轻松愉快，好好休息。

下午二时十五分散会。